

收获 人生的果实

【日】光野桃 著
胡茵 译

MINORI NO NIWA by Momo Mitsuno

Copyright © Momo Mitsuno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会同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与发行。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767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获人生的果实 / (日) 光野桃著; 胡茵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121-19266-1

I. ①收… II. ①光… ②胡…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3980号

策划编辑: 白 兰

责任编辑: 张 轶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 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87 × 1120 1/32 印张: 10 字数: 133千字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sph.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收获人生的果实

【日】光野桃 著 胡茵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BEIJING

099	空地
106	指甲
116	遗物整理
126	相册
136	发脾气
146	孙儿手（痒痒挠）
156	墓地
166	野花般的人
176	明黄色的大门

CONTENTS

006	捡贝壳
016	母亲
027	蓝玫瑰的盘子
037	家庭颜色
047	不洁
057	工作的母亲
068	恋爱
078	正月的味道
089	大自然的时间



268	“自我”的去向
277	家族时间
287	粉色故事
297	丰收的庭院
317	结束语

186	玫瑰和服
197	最终的家
207	无恙
216	猫，胖了
226	不再，严于律己
236	桃树的庭院
247	愤怒的哭泣
258	临终笔记





捡贝壳



T恤衫的浅蓝色溶入了祖母绿的海水中。蹲在沙滩上的母亲的身影比想象中的还小，在午后阳光的映衬下那模糊的轮廓显得异常光亮。

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远处泛着点点波光。如此波平如镜想来是因为面向阿拉伯湾的缘故吧。只有淡路岛大小的这个中东岛国，往东南西北任何方向只要开车十五分钟就能看到海。

说是海滨其实大多是没有经过人工修整的沙滩，只偶尔能见到当地的渔夫在那里扑捉小螃蟹，是个充满自然风貌的海岸。但是，在这样素净的沙滩上还是能捡到贝壳的。

移居巴林第二年的春天，母亲过来探亲待了三个多月。还剩下一周就要回日本的时候我带着她去

了海边。

才在海边把车停下，母亲就马上开门下车一路小跑到沙滩上，踩了一会儿水之后她在沙滩上蹲下来，然后完全沉浸在捡贝壳的快乐中。雪白的双壳贝、鲜黄色的小海螺、茶色与白色相间的贝壳、小而薄的樱花贝……母亲在这里捡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贝壳。

我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静静地守望着如同小孩子一般的母亲。没过多一会儿她两只手都塞满了，见她要撩起T恤的边去兜，我赶忙跑回车里。在前座的小抽屉里翻了一阵，终于找到一个超市的塑料袋。

“哎呀，谢谢。这里的贝壳太多了，果然还是需要容器的。”

这口吻就跟说用小勺盛一满勺盐的时候一模一样，听着母亲这样认真的说话方式，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沉着冷静、谨小慎微、品行端正、意志坚固，这些四字词语特别适合用来形容母亲的为人。没规



矩、无章法、凑合事绝对不会出现在她身上，因为她最讨厌那样的作风。

话虽如此，她对于孩子的教育却采取放任自流主义，自由度很高，我就是在没有任何制约的环境下长大的，可这却反而令我养成了自我约束力，到底还是没能任意妄为，不仅尽一切可能希望得到母亲的夸奖和承认，而且活到现在一直被母亲的价值观所同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未觉得有何不妥和被束缚的感觉，相信这也是因为自懂事起我和母亲已经一体化的缘故。这倒也未尝不是一种和平而幸福的关系。

无论看到什么，我马上就会在脑中做判断：“要是母亲的话会怎么想？是喜欢还是讨厌？”当我察觉到自己这个习惯的时候已经快要迈进五十岁，即将开始人生第二次的海外生活。

我与家人一起移居巴林之后，母亲罹患胃癌，做了全摘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母亲的身体也顺利康复，但始终很难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手术一年之

后母亲突然提出要来巴林的要求。旅途加上转机飞行时间一共17个小时，我很担心母亲是否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长途劳顿。可是回日本接母亲的时候只见她一脸泰然自若，自顾自地收拾着行李为出发做准备，相比之下反倒是我显得更加不安。

为什么母亲对这样辛苦的旅程抱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她这个样子让我心中隐约生出一丝焦虑。

母亲六十岁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去海外旅行，跳社交舞，绘画，做木雕，完全醉心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中。如今母亲已经七十八岁，这一次巴林之行恐怕是她人生中最后的旅行了吧，我们彼此心里都有感觉但谁也没将它说出口。

至今为止我对于母亲的兴趣爱好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而且力所能及地帮忙。怎么说我们都是心连心的母女，看到她欢欣雀跃的样子我自己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

但是这次情况完全不同，大手术之后的长途旅行，而且还是去一个未知的国度，面对她的好奇心和“贪欲”，我竟然有点束手无策了。



我们在香港转机住了一晚，最后总算平安无事地把母亲接到家中。她立刻对院子里的小菜园和簇生的九重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日子眨眼间已经过去。

“真是不可思议呢。在这里我觉得整个人都得到了释放。”

早晨5点钟起床，母亲从菜园里采摘了新鲜的西红柿，一边用水冲洗一边小声地嘟囔道：

“一点烦心的事儿都没有。莫非这里就是那种能让你忘却烦恼的地方吗？”

巴林的生活比起东京的确有天壤之别。既有都市的感觉又有田原风光，没有嘈杂的人群，是一个安静而平和的国家。但是本应该保留的传统文化的中心却完全被遗漏，有一种海湾石油国家共通的空疏的寂寞感。对于放弃全部工作移居于此的我来说，这里是一个怎么努力都无法融入其中的国家。

可是对于母亲而言，她头一次看到橘红、深粉色的花朵，笔直向天的椰枣树随风摇曳的样子，横穿沙漠的驼队，群青色的夜空下传入耳中的古兰经的字字句句，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还有那

摄氏50度的，烤得人仿佛只剩下一具空壳的温度，都与日本的风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信是这里的异国风情让她内心真正得到了释放。

母亲那个年代的女人们都有一种终生无法摆脱的，来自世俗的束缚感。对于母亲来说，巴林的生活让她有那么一瞬间从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风从海上吹过，夕阳西下，四周逐渐被苍茫的夜色笼罩。冬天的巴林虽然相当于夏威夷的温度，但是一入夜，风还是很大的。这样的天气绝对不适合大病初愈的人。

“咱们差不多该走了。趁着天气还没变凉。”

母亲闻声回过头来。单手拿着已经撑满的塑料袋，慢慢站起身来。病后消瘦的身体在大海的衬托下显得异常单薄。

就在那时一阵海风吹过，母亲的头发被卷到半空中。站在风中，母亲咧开嘴笑出了声。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脸，站在那里的分明是少女时代的母亲。

我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冲击了一般，下意识地



别过头去。

回到车上，母亲又恢复到与平时无二的表情。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不知不觉就入迷了。”

“是呀，就像个孩子似的……”

“可不是！”

回到家，我找出一个镶着深绿色边的玻璃制大盘子，把洗干净的贝壳小心摆进去，两个人坐在那里一起观赏。

在厨房白色灯光的映照下贝壳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从巴林回国之后母亲又病倒了，而且从此卧床不起。我撇下家人一个人返回日本，把母亲接回自己家，开始护理母亲的生活。我把所有的贝壳用纸巾一个一个小心包起来，分别装在两个空点心盒中作为手提行李带回国，结果却一次都没从箱子里拿出来，一年之后，母亲去世了。

葬礼那天，虽然下着雨夹雪，但母亲女子学

校时代的同学还是特意赶了过来。一位是戴着黑珍珠项链的很有气质的白发妇人，另一位是现任针灸师，身着裤装的风姿绰约的女性。

根本看不出两个人已经年过八十，她们精神矍铄地给母亲致悼词。她们确实是老人没错，但却是身上没有丝毫老人气息的不可思议的女性。啊！这就是跟母亲一样能用四字词语形容的那些朋友们吧，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心底认同。然后，那位佩戴珍珠项链的妇人交给我一封作为班级代表写的长信。

那封信长达七页之多，娟秀且有力的笔迹一丝不乱地排列于纸上，字漂亮得可以用来当临摹字帖。与母亲的字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这群友人都是生于大正十四年到十五年间的，从去年至今年，一个个都先后迎来八十岁。（中略）我们是昭和十三年升入东京府立第八高等中学的同期生。

人类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也无法选择父母和成长环境，自然更无法选择大时代。在我们的身心都处于最活跃的成长期时，却不得不经历那个



战乱的年代，长年生活在战火带来的阴影中——”

我一边读信一边在心中确信了一件事，这些同期生之间一直维系着一种关系，就算长时间不见面，再见时也会相互称呼对方当时的昵称，没有任何生疏与隔阂，仍然能像当年一样交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个异常严峻的时代所带来的压迫感中，她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培养出了连带感，那种战友意识一直持续到今天。

“——青春时代还没来得及尽情发挥就结束了，走入工作和家庭的我们表现欲与自我实现欲确实就如同蕴藏在大地中的能量一样淤积在身体中，对这种意欲最早觉醒，并且身体力行，最终通过努力得以实践的人，我觉得在我们这些人之中非Mosa莫属了——”

Mosa是母亲的昵称。分别取姓氏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把它们相结合，虽然是一个极为单纯的昵称，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了年轻时的母亲和她的朋友们那种对未来的渴望感和友谊意识。

虽然大正时代的贤妻良母教育已经深入骨髓，

但是在孩子们成家立业，送走丈夫，年过六十岁之后，母亲开始追求各种能够充实自己表现欲与学习欲的方法，那时的母亲并不是母亲，也不是妻子，是活生生的Mosa。

有那么一瞬间我脑中突然迸出一个念头，母亲搞不好在生气。不对，确切地说是母亲身体中那个少女绝对在生气。只不过她把这股怒气压制在自己几乎意识不到的心底最深处的漩涡中，让它如同岩浆一般时刻散发着热量。

毫不介意自己的头发被风卷到半空中，还笑出声的母亲。那个时候，相信淤积在她心中的愤怒多少得到了排解吧。

送走母亲之后，不知从何时起我身体中的同化现象也消失了。那个事无巨细都要与母亲的价值观相对照的习惯如同迷雾般逐渐散去。如果说母亲通过人生的终结做回了最真实的自己，那我可能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在海边看到母亲少女般模样的那一天，我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孩提时代也真正地结束了。